

在一百多年前西方學者多認定中華文明並非本土萌發，而是源於兩河流域或埃及的移民。此中亞述學家對此觀點貢獻良多，因為近東地區累積數千年的楔形文字紀錄，反映無論是神明觀念、占卜手法、星相了解，乃至日子吉凶等文明因素，與相對晚出的中華文明多有相似之處。

當然，現今考古研究已確立中華文明的獨立起源，而且從文明發展的規律看，各地獨自發展出相似的文明結晶，已是廣為學界接受的結論，中華文明、美洲文明，以及其他古文明不必有傳承的關係，也可各自各精彩。不過，兩河流域作為人類最古老的文明，其中最豐富的歷史材料，是以楔形文字按壓書寫於泥版上的文字，亦對中國人了解古代世界甚有啟發。這些最早寫於公元前三四千年的史料，因泥版幾近永恆的保存能力，將蘇美爾人、阿卡第人、巴比倫人、亞述人、波斯人等的興亡事跡，以及宗教、經濟和社會面貌極為具體地呈現出來。

除了散落於今日伊拉克、伊朗等地出土的泥板外，這種泥版圖書更集中地出現於公元前七世紀在位的亞述君主亞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公元前 669 至 631 在位）於首都尼尼微城建立，以顯示他學養和亞述世界秩序的圖書館。學者《古代智慧圖書館》，以這所圖書館中典藏的三萬餘塊泥版的楔形文字圖書為主，生動地介紹亞述社會的方方面面。亞述巴尼拔這位文武全材君主的偉大之處，是盡方設法把更古老的泥版加以搜集和複製，讓圖書館的收藏包含了在他以前三千年的時空面貌。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古代智慧圖書館（The Library of Ancient Wisdom）》

作者：莎蓮娜·威斯諾姆 Selena Wisnom

出版社：Penguin

《古代智慧圖書館》一書以亞述巴尼拔藏書為基礎，作者以魔法與巫術、疾病的治療等十個題目將數以萬計的泥版史料組織起來。作者講魔法與醫療的課題時，強調亞述人是以他們的經驗和神明積極介入人世的宇宙觀，去管理他們面對的生老病死問題。在亞述的世界，醫生與巫師是兩種不同的職業，但他們也同時使用醫藥和法術去治療疾病。在巫術方面，亞述人最常用的魔法是 *namburbi*，意即「回復（undoing）」，是一種向神明上訴的儀式，背後的信仰是神明會因為人的行動而改變心意。

每一座城都有一位主神，他們的神明就是神像本身，故此要給神像飲食、娛樂、更衣，並定期抬出神像在城內巡遊，可說是侍奉神像如同真人。一旦敵人攻破城市，一般不會破壞神像，而是將它搶走，放到勝利者的城中另建廟供奉。失去神像的城，會視自己被神遺棄，是對餘下的居民極大的侮辱。當地人相信神明也有傷感、慾念等情緒，且跟人類一樣也會犯錯，以此解釋為何壞事會發生在好人身上。兩河流域最主要的占卜手法是「臟卜」，向神明求問後剖開獻祭羔羊取出肝臟，以觀徵兆。大概因為羊肝的形狀和顏色與泥版相似，而這個寄生蟲溫床的器官留下的傷痕，也極像楔形文字，因此被認定為神諭。

兩河文明有一特別的「哀歌」文化，是一種由專職歌者負責的日常禮儀，既對過往的天災人禍表示深切的哀慟，但更重要的是向可能出現的悲劇預先致哀，因為他們既相信過份的哀傷有助預防真正的悲劇，也好令百姓明白人生本是無常。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古代智慧圖書館（The Library of Ancient Wisdom）》

作者：莎蓮娜·威斯諾姆 Selena Wisnom

出版社：Penguin

《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集合了六本成書於 1548 年至 1614 年間，葡萄牙訪客對明朝觀察的遊記，是以域外眼光了解明代中國的重要史料。這些訪客有商人也有傳教士，他們來到極盛的明朝，對中國「高效的統治、公正的司法、清廉的官員、雄偉的建築、繁榮的市場、豐富的物產、嚴謹的治安、安定的社會、勤勞的百姓……，心服口服」，書中有這樣的記錄。

其中一部商人的見證，指出明朝「在所有城市裡都設有醫院，裡面住滿了人。在整整這段時間裡，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窮人在挨家挨戶討飯，我問起原因，他們告訴我們說在每個城市裡都有一座很大的建築，裡面有大量的房間讓窮人居住。」外來的訪客不知這些機構，就是明太祖設置的惠民藥局和養濟院，而且在十六世紀時仍然妥善營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葡萄牙人被當作海盜而受審坐牢，故此他們對明代的監獄，有中國本地人罕有提供的一手體驗和仔細觀察。但他們坐牢後沒有怨言，反而對明代的法制十分欣賞：

「司法極為公正，判決的依據從來不是一方或另一方說的話，而是站在局外形成的看法，這樣就能作出公正的判決，並允許當事雙方保留權利。」

最重要的是他們發現中國人愛好和平：「所有的中國人並不好戰，不善使用武器，也不善軍事歷險。他們的力量主要來自眾多的人口，並擁有鞏固的城防和充足的彈藥。」這種有別於西方海洋民族與邊疆遊牧民族的斯文氣質，既是大明的亮點，也是中國日後危機的根源。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

王鎖瑛 編譯

出版社：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張瑞威是明代經濟史專家，其新著《皇帝的錢包：明代中國的貨幣》，專門討論明代官方鑄造銅錢對國家財政的意義，重點在於銅錢與寶鈔和白銀的互動。

本書解釋明代皇帝鑄造銅錢的目的，主要是增加皇室的收入。我們或會以為皇帝富有四海，為何如此貪婪要鑄幣歛財呢？此中涉及對明代財政的重要誤解，因為在太祖廢除中書省後，明代皇室與各個主要部門在財政上是互不統屬的，例如戶部的田賦收入，早已劃定為供應邊防太倉的軍費，包括皇室在內的任何衙門不得擅自挪用。但在皇室有喪葬等急需時，皇帝不時要向六部借錢，甚至有時奪取他們的存款，使得被挪用衙門的財政需要不能滿足，造成相關工作停擺。張瑞威指出「由於公共的錢包和皇帝的錢包之間界限模糊不清、不斷變化，明代的財政管理進一步受到了阻礙。」

這一切問題的根源，是明初以後戶籍制度的崩潰，令各部原來按不同戶籍徵收服務和實物的制度不能有效運作。明太祖的如意算盤，是可以不花錢地管理國家，但失去了各種戶籍的「義工」後，各種建設與服務就得付費來實現。錢從何來呢？明初的紙幣寶鈔，因沒有實物保證而不斷貶值，成為沒有購買力的廢紙。晚明雖以白銀為本的「一條鞭法」徵收賦稅，但各部財務獨立的原則沒有改變。於是皇帝要大興土木，甚至維持皇宮的基本運作，但皇室私產皇莊的收入沒有增加，又沒有其他部門的額外撥款，唯有自行想辦法籌款。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皇帝的錢包：明代中國的貨幣》

作者：張瑞威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張瑞威在《皇帝的錢包》一書中，先解釋了按明代國家財政六部獨立的安排，皇室其實是相當貧窮的。皇帝的負擔，除了宮女太監的衣食住行外，還要照顧朝貢的外國使團，以及祭祀、儀式、筵席的開銷。書中寫道：「迨至 1488 年弘治帝登基，戶籍制度分崩離析。皇帝需要錢購買食物，以便彌補缺口，但他沒有錢。」

另一邊廂，在嘉靖以後大明的最後五位皇帝，以及他們手下的官僚，都相信只要管理得當，鑄錢就可以為自己的部門提供無限的財富。這見解是基於對經濟規律的無知而產生的，因為鑄造銅錢的銅料、爐灶、柴火，以及工匠的薪資，全都是成本，要在成本低於銅錢的價值時，鑄錢才有利可圖。他們也不明白各地大量鑄錢，在增加供應下會令錢價下跌等原理，卻只會拼命增產。為了壓低成本，南北兩京鑄幣的寶源局，以及各地的官衙都會鑄造含有大量雜質的劣幣，導致百姓不願收取政府的鑄錢，於是這些劣幣的市場價格便迅速下跌，鑄錢始終不能增加皇室與國家的收入。

綜合明代鑄錢情況，《皇帝的錢包》解釋晚明的國家財政危機，其實源於明廷脆弱的財政基礎和各部錢糧互為獨立的困境。此外，明代君臣基本上不掌握銅錢與白銀交換的市場規律，結果鑄錢的好處只靠威嚇百姓賠本接納於一時，卻沒法為解決政府支出，提供為百姓接納的長遠方案。因為缺錢，明末朝廷沒法賑災，沒法付軍餉，也沒法在北京城破前組織最後的防線。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皇帝的錢包：明代中國的貨幣》

作者：張瑞威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